

张东荪论词手札

张 晖

张东荪(1886—1973),著名的哲学家、社会活动家。在近现代哲学界中,张东荪以对西方哲学全面而深刻地理解和把握著称。因为各种原因,对张东荪的研究一直没有全面展开。近年来,学术界对张东荪的生平、思想日益关注,海内外相继掀起了张东荪研究的热潮。如左玉河相继出版了《张东荪传》(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5月)、《张东荪文化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6月)等书;张耀南出版了《张东荪知识论研究》(洪叶文化事业公司1995年);叶其忠1991年牛津大学的博士论文亦以张东荪为题。台湾中央研究院的《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九卷第二期上还发表了《张东荪研究专辑》。目前,左玉河和张东荪的后人正在积极从事《张东荪全集》的编撰。

在张东荪的各种研究资料中,有关晚年的资料尤其匮乏。研究者只能根据他人的回忆或其他第二手资料来进行研究,这对于了解张氏晚景及其状态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当我有幸从著名学者龙榆生先生的哲嗣龙厦材先生处得见张东荪与龙榆生手札数通时,感觉到这是比较珍贵的资料。这些信函,对于全面了解张东荪的学术活动,尤其是他晚年的一些思想状况,有着重要的意义。在征得厦材先生同意之后,我将之整理出来,交付发表。

综观张东荪一生的学术生涯,我们可以发现,词对张东荪而

言，确实是不折不扣的“馀事”，或许更只是晚年用来发抒胸臆的工具。但函中考证辛词精当，绝不容忽视。而且通过这些论词书信和张氏本人所填之词，我们至少可以了解到一个文学层面的张东荪，从容地走进晚年张东荪的心灵世界。

—

榆生吾兄：日前得复书，慰甚慰甚。闲中颇多杂想，兹为陈之。（一）来书谓将修订旧辑宋词选，此乃盛事。弟有臆见，可否一供参考。原书三百餘页，即增至六百页亦不为过多，一也。每一人似可仿胡选之例增加公历纪元之生卒年月，二也。不必限于词家，如岳武穆之《满江红》，王荆公之《桂枝香》似宜选入。二人虽非词家而词亦绝作，三也。女性作家之朱淑真宜选数阕，四也。重刻时似词之本文可用较大之字模，而注及其他皆用较小字，五也。于比较最为初学不易解之典，宜仿笺注东坡乐府之例，略加注释，但不必过多，六也。所选之词仍可略加增益，如辛词所选似偏于沉痛一路，他如“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之旷达一路，似可再增一二阕，七也。（二）关于比兴之说。公既与弟所见相同，弟以为此事只能承认其有而止，却不可刻舟求剑，硬指其为某人某事。否则诚如尊论即流于穿凿附会矣。弟近来读辛启泰之《稼轩年谱》，发见尊辑词选中一七四页所录王湘绮语云辛词《摸鱼儿》“算只有”三句是指张浚秦桧一班人云云，显然错误。请详言之。弟以为非指秦者仅有消极证据，至于非指张则有积极证据。弟又以为凡比兴虽无法严格指出，然却有一原则曰：其所暗指之事或人必须在作此词时尚存在，或过去未久，其影响尚存在。准此以言，先言秦桧。按秦死于绍兴二十七年，秦死后其政大部分已推翻。而稼轩归宋则在绍兴三十二年，不仅距秦死有六、七年之久，且此词作于淳

熙六年，更距秦死有二十餘年，则秦事之影响已淡，显然可见也。其后主和者另有汤思退等人，倘系暗指主和之人，然亦恐非秦桧。倘谓统指所有主和者，纵使秦可包括在内，而张浚亦决不在内。请即言张，按张之死在隆兴二年，距辛作此词时已十五年，其人影响已褪自不待言。虽然，时间之远距犹其次也。辛于其所著之《乾道乙酉美芹十论》中明明提及张浚处凡三。一则曰符离小败不可动摇恢复之定谋，二则曰用人宜久任，其言如下：“顷者张浚虽未有大捷，亦未至大败。符离一挫，召还揆路，遂以罪去。恐非越勾践、汉高帝、唐宪宗所以任宰相之道。用兀术之言，谓张韩刘岳皆已习兵，不可轻敌。”按此所谓张，当指浚言。因吴玠吴玠皆由张所提拔也。是辛对张不特无恶感，乃竟有褒辞。况张之可议处止在杀曲端一事，其他未闻激起清议。曲端事，终宋明论者极少，至清王渔洋为诗讥之，竟有人认为与杀岳飞相类。（渔洋诗有“三十年来几丧师”之句，实则辛则谓事非十全，似辛固不以败责张也明甚。至于张之是非自当另论，第辛无责张之意则甚为显明。他人责张则有之，不可谓辛亦然。）弟则以张与曲之争，是主战派内部稳进与冒进之争。张主冒进固其失也，然与和战之争性质不同，故不可与杀岳飞并论。此事证以稼轩《美芹十论》，固已早恕之矣（曲事在符离败之前，对符离败尚恕之，则可推知）。张为不得志之人，屡起屡仆，自非清议所指之目的物，更为显然。王湘绮大抵徇于曲端一事而为此言，实则大谬而特谬也。知人论世真亦难矣。故弟以为公书修订时似宜将湘绮语删去。至于辛词“蛛网惹飞絮”等句是何所指，弟亦拟有一说，自信较为妥当。弟以为是指当时谏台动辄胡乱弹劾，试以孝宗隆兴、乾道、淳熙十七八年间事证之，几于每年易相，中枢宰辅未有任事二年以上者，则谏台之猖獗可见。此乃南渡以后仍存北宋之遗风，不

外朋党之轧轹而已。又证以辛词换头引用《长门赋》，谓“蛾眉曾有人妒”更为显然。乃指当时事，决不能指十余年或二十余年以前之事也（弟以为辛氏此词宜统观全文，似统指恢复之计受种种阻挠不能行，遂致慨叹耳）。弟以为稼轩由湖北漕移湖南漕，在彼本人或认为不得志，或者即以为转入内地反离疆场为远，则与攻金之素志更有距离。其词中有“准拟佳期又误”一句，似可为证。总之比兴之说本难确指，但求其无大病即可姑存之，敢以质诸高明。（三）弟之所以欲看清词，实因近始知清人确有超过宋人处。以古微论，即高过梦窗。弟因希望公能于馀暇再续辑一《清词选》，以朱之《词薈》太简略，而谭之《篋中》又太单调。（《艺衡馆词选》弟从未见过）不知公其有意否乎？此事恐非公莫属也。半塘之词只能略近于湖而不逮稼轩远甚，此言不知公亦首肯否？此间仍连日阴雨闷人，北方恐亦将为南中之继也，可叹。馀不多及，即请大安！弟东叩，十九日。王胡虽有偏见，然亦有绝精到处，似不可一笔抹煞。想公亦谓然。又王对先兄之言恐专指时流利用一点，至于根本主张恐仍未必轻弃。盖其亦有至理，正不必完全弃之也。（一九五四年八月十九日）

按：“修订旧辑宋词选”指龙榆生当时正在修订《唐宋名家词选》一书。本函除考证辛词甚见张东荪史学根底之外，还可以从中看到张东荪对清词及晚清朱祖谋、王鹏运诸家的看法。“先兄”即张尔田（一名采田，字孟劬），张尔田乃著名词家，朱祖谋逝世后，一度成为词坛的领袖人物。龙榆生与之从1929年左右开始交往，情谊极厚。张东荪对词学之所以嗜好，亦是因为张尔田之故。

二

榆生吾兄：顷接得寄来大著，较旧刊大不相同，有功艺林非浅。《近三百年词选》何日可成，尤盼快睹。小词一阙仍录呈，

乞为教正。《临江仙》“塔影湖光花外路，相离一水溅溅。连朝怕是恼人天。日高飘柳絮，风定落榆钱。睡起深深庭院静，隔林杜宇休喧。雨馀新竹亦孤竿。含香清似水，穿月淡于烟。”弟东叩，端阳日。（一九五五年六月二十四日）

按：“大著”指龙榆生新刊《唐宋名家词选》。“《近三百年词选》”指龙榆生当时正在编写的《近三百年名家词选》，此书专选清词，后于1956年9月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

三

榆生吾兄惠览：久不得书，方正驰念，乃获十七日手示，藉悉曾抱清恙，亦为之怏怏。心肌硬化似不宜忽视，恐于脑力体力皆有非宜。课事据弟所知，此间老教授多不授课，且有十之二三终年养病在家，此实新社会之优点也。整录积稿，何妨徐徐为之？曷如稍习气功，目的不在治疗而在藉此静坐，以消永日。否则竟日无事，未免又亲笔砚也。弟亦自阴历元旦偶感寒疾，伤及胃肠，服药累月，近始稍苏，然已骨瘦如柴，揽镜自惊矣。亦曾拟汇集旧作，奈每有检阅，辄作改窜，改后亦不恰意，有时又复改回，如是迄无定稿，奈何奈何！好在他日存留与否，本非所计耳！近数年来益感诗之难工，因是于诗独少，即偶尔动兴，亦只词而已。爰录数阕，为公病中消遣之助。倘蒙删正，固所愿也。此请大安！东叩，廿二。《八声甘州》“记倭氛、腥染遍幽燕，血喋雨花台。恨长城不倚，掷戈折戟，几处闻唉，且喜请缨子弟，跋涉越江淮。我掬新亭泪，客里难谐。回首金瓯无恙，看朱旗拂地，一扫飞埃。对重华开路，薄海有同怀。且随君、观梅东阁，更休提，共感贼中来。惊魂定，齐声啸月，遥想吟斋。”得读新制，勉为步韵。聊藉旧事，且舒胸臆，亦遵来示勿尚雕琢之旨耳。幸为指正！弟东叩。病仍未愈，家人告诫。以后亦不

敢再扰公也。又及。（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一日）

按：五月二十一日函颇可见张东荪当时赋闲家居，以诗词自遣的状况。其《八声甘州》一词，张东荪自云“涉旧事”（见下函）。兹将这段“旧事”略为考述如下：

龙榆生 1940 年到南京担任汪精卫伪政府的立法委员，因不满汪伪政府的所作所为，内心极为苦闷。虽埋头从事教育（龙一直担任南京中央大学教授，1943 年起任文学院院长），但仍希望在其他方面有所作为。他认识了当时担任汪伪国民政府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部中将参谋长，后任淮海省主席的郝鹏举。试图从郝身上打开缺口，策反起义。1943 年夏，龙榆生到北平寻求帮助，借住周作人家。当时张东荪正在被日本宪兵监视，龙榆生借着和张尔田二十多年的交情，才见到张东荪。二人一见投机，遂商定同心协力，共谋大事。龙榆生 1951 年 6 月 30 日所写的《我劝导伪军郝鹏举起义的经过》（今存上海音乐学院档案馆）中说：“那时张东荪先生住在大觉胡同十二号，还在日本宪兵的监视中。我因和他的哥哥张孟劬（即张尔田）有了二十多年的交谊，才得和他见面。请求他指引一条走向光明的道路。此后，我就和他保持联系，一方面留意人才，以便共同负起这个打击敌寇的责任。”8 月 14 日，张东荪曾至周作人寓所来访，惜未晤（见张菊香、张铁荣编《周作人年谱》）。

此后，龙榆生在张东荪以及许宝騄、张云川等人的帮助下，往返于北平、徐州、南京之间，积极筹划策反郝鹏举之事。此事在当时进行得极为秘密，故世人多不知晓。关于此事的大致情况，请参看许宝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一幕军事活动》一文（刊《北京盟讯》1981 年 3 月）。

1965 年 3 月 22 日，张云川去世，年六十一。张东荪有诗悼之，云：“十年未敢望停云，一夕骑鲸掩泪闻。淮海苍波风过静，江湖豪气梦思存。佩归天上还何憾，电抹人间岂待论。悲起无方枯坐

里，更堪旧雨落缤纷。”龙榆生和之云：“间关几度指彤云，乱后谁能纪旧闻。雪满长淮随梦去，蓬飘短鬓匪思存。南冠憔悴终相解，北阙沉埋忍更论。怅望幽州台上月，花林如霰落纷纷。”皆咏及当年策反之事。

四

《甘州》“甚西风、吹透几疏窗，篆香散馀烟。望盘雕没处，迷离难认，虎踞龙蹯。残霸山河冷夜，乍听角声阑。谁念微茫际，涨海回澜。却笑低头臣甫，只麻鞋竹杖，依旧清寒。把吟鞭遥指，极北失长安。有纷纷猿惊鹤怨，步枫林，游目集东偏。期他日，举杯同酌，看月中天。”前寄和章但涉旧事，与大作原旨不符。兹再补作，亦略取所谓饿鸱之意，特以婉转出之。盖弟以为词宜深婉，敢以质诸高明。东叩。（一九六四年六月三日）

·

作者工作单位：南京大学中文系 99 级研究生

敬告读者

由于国家图书馆变更电话号码，《文献》杂志编辑部原号码 68415566—5562 已经停止使用，读者如欲与我刊联系，请拨打新号码：88545562，88545737。通信地址依旧。

八声甘州

記後氣腥集遍幽燕。
血喋雨花臺。恨長城
不倚、斷戈折戟、幾處
閑吟。且喜清饒子弟
跋涉。越江淮。我掬
新亭淚。客裏難諧。
回首金甌。無恙。
晉朱旗拂地。一掃飛
埃。對重華。開路落
海。音同懷。且隨君。親

梅東風。更休提。
昔感賊中未。驚魂
空。齊聲。喟月。還想
吟希。

得讀樂製。勉五步
部。所藉舊事。且舒
胸臆。每道未示勿
尚雕琢。之旨耳。幸
為指正

東叩

病仍未愈。家人告誠。以後
亦不敢再擾。為也。又啟

